

Confinement, Domestication, and Intervention: Elizabeth Bishop's Animal Ethics

Xiqing Xiang

Guangxi Minzu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530000, China

Abstract

Elizabeth Bishop's poetry has garnered significant attention, yet her fiction remains understudied. Her novels and essays anticipate the 20th-century "animal turn" and create intertextual resonances with her poetry. Through the triple dimensions of "confinement-domestication-intervention," Bishop's literary works systematically critique anthropocentrism's dissolution of animal subjectivity. Research reveals that Bishop's animal narratives form an intertextual network with her poetry, simultaneously deconstructing the species hierarchy established by Enlightenment rationality while aligning with Peter Singer's animal liberation theory and Clare Palmer's contextual ethics. This emphasizes the ethical status of animals' capacity to experience suffering and pursue pleasure. Such cross-genre practice not only provides eco-criticism with an anti-anthropocentric theoretical paradigm, but also points toward a symbiotic philosophy transcending species barriers - only by abandoning the utilitarian gaze and acknowledging animals' intrinsic value as living subjects can humanity reconstruct its relationship with nature.

Keywords

Elizabeth Bishop; Animal Ethics; Animal Subjectivity

囚禁、驯化和干预：伊丽莎白·毕晓普的动物伦理

向希晴

广西民族大学，中国·广西南宁 530000

摘要

毕晓普的诗歌颇受人关注，但对其小说却没有足够的研究，其小说和散文预示了二十世纪的“动物转向”，并与其诗歌形成互文效应。伊丽莎白·毕晓普的创作通过“囚禁—驯化—干预”三重维度，系统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对动物主体性的消解。研究指出，毕晓普的动物书写与诗歌形成互文网络，既解构启蒙理性建构的物种等级制度，亦暗合彼得·辛格的动物解放论与克莱尔·帕默的情境伦理学，强调动物感知痛苦与追求愉悦的伦理地位。这种跨文类实践不仅为生态批评提供了反人类中心的理论范式，更指向一种超越物种隔阂的共生哲学——唯有摒弃功利主义凝视，承认动物作为生命主体的内在价值，方能重构人与自然的关系。

关键词

伊丽莎白·毕晓普；动物伦理；动物主体性

1 引言

毕晓普未发表小说《最后动物》^[1]描绘末世图景：动物学家 Rappaport 教授在动物灭绝的未来，偶然获赠未知雌性动物。他试图借该物种重振濒临取消的动物学，却因无法鉴定物种且找不到雌性配偶遭学界质疑。实验过程中教授意外受伤病倒，其子 Roger 赌气断食导致最后动物死亡。随着唯一活体生物的消逝，动物学科终被废除，辛辣讽刺了人类

中心主义对生态的毁灭性影响。在这篇故事中，动物被笼子禁锢，被随意拿来配种，动物所处的不自由的状态和人类造成的外部环境的变化导致其灭绝的叙事逻辑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毕晓普对濒临灭绝和被囚禁的动物的人文关怀和价值取向。

本章将从动物所处的三种境遇出发，细致分析它们在毕晓普笔下如何逐渐丧失了主权和自由。我们将看到，动物在人类文明的侵扰下，如何从原本的自然主宰者沦为被边缘化的存在。

【基金项目】2024年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从雪莱到史蒂文斯：J. 希里斯·米勒的“诗学”研究”（gxun-chxs202407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向希晴（1997-），女，中国湖南永顺人，硕士，从事美国文学、英语语言文学研究。

2 囚禁：笼中生物的生存困境

第一种境遇是被物理上和精神上的笼子囚禁。这篇短篇小说写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这段时期，动物演出是稀松平常的事情。马戏团、动物园，以及各种形式的动物

展览，都以不同的方式将动物置于狭窄的笼子或者玻璃罩子之中，供观众凝视。动物作为有感知有情绪的个体，在这种不自由的状态下承受了很多痛苦。^[1]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将痛苦理解为不仅仅是身体上的痛苦，还包括由过度拥挤和“狭小、狭窄的笼子”（Singer 10）产生的厌恶状态，恐惧和恐怖的感觉（Singer 18, 106），自然本能的挫败（Singer 114），无聊，以及不适当或缺乏的社会安排（Singer 118-119）。彼得·辛格能认为够感受到痛苦的存在有避免痛苦的利益；能够感受到愉悦的存在有维持或增加愉悦的利益。如果“一个存在没有能力感受痛苦或享受，那么就没有什么需要被考虑进去”（Singer 9）。这解释了为什么短篇小说中的动物为何在笼子中绝食而亡，而更“有机”的饲养会成为动物解放运动的主要诉求之一。

毕晓普曾在 *efforts of affection* 里面写过她和摩尔去马戏团剪大象毛的趣事：摩尔让毕晓普用陈面包分散成年大象的注意力，她偷偷剪下小象的毛来修补象毛手镯。Susan McCabe 曾就这一点评论，认为是摩尔教会毕晓普何为拜物主义。毕晓普本人对动物被困在小小的笼子这件事深恶痛绝，或许她并未知道动物有能够感受到痛苦就应该有避免痛苦的权力等等现代的动物保护思想，但同情是不分时间和理论的直观感受。这种厌恶并非仅仅体现在这一短篇小说中，也体现在其诗歌当中。《四组诗》（“Four Poems”）中的第二首诗中，欲写雨却偏先写笼破、群鸟纷纷飞起的意象，暗示着释放和解脱，喜悦之情油然而生，奠定了这首诗的基调，后面“*No cage, no frightening birds; the rain*”这一诗行中将笼子和恐惧的鸟儿放在一起，形成鲜明对比。当笼子不再存在时，鸟儿们不再受惊，雨过天也晴，是何等的喜悦。在这首诗中，一切的解决方式是一个意外的吻，暗示着情感与理解的力量，能够释放内心最深处的自由。这一吻，似乎带有魔力，轻而易举地摧毁了坚硬的桎梏，让被囚禁的生命得以重获新生

在另一首名诗“旅行的问题”中，本是同根的巴西木，一个被做成了木鞋，经受踩踏，另一个被精心雕刻成鸟笼，挂在教堂，受人膜拜。而这些被富人圈养在华美的牢笼里的鸟儿们，日渐肥胖，失去了在广阔天空飞翔的本能和自由的歌声。被圈养的棕色鸟看似没有失声，却充当了统治者的扩音器和帮凶，无人知晓其背后隐藏的静默，那是一种被剥夺了自由和自我表达的沉默，鸣鸟从未为自己而鸣。“Cage”在此处是非自然的、人造的容器，是帝国扩张的产物，也是被帝国扭曲的历史，是通过剥夺限制动物的自由而突显的权力的象征，强迫动物从生命主体被迫转化为观赏物和装饰品的异质空间。

在另一首生前未发表的诗歌“*Letter to Two Friends*”中，我们同样发现笼中鸟的描述。叙述者嫌弃自己养的巨嘴鸟在笼中歌唱声太吵，让其闭嘴而未果，祈求朋友喂这只鸟一块肉。“*Toucan*”犀鸟又或者巨嘴鸟，是南美洲特有的物种，

这只巨嘴鸟是毕晓普的邻居，曾经营华沙的动物园，并在全球范围内经营动物生意的波兰夫妇赠送的生日礼物。毕晓普的书信还透露 *Sammy* 的鸟笼是邻居帮忙打造的，很大，足以容纳一只成年犀鸟的自由，平时放在花园里活动。在这时，她似乎忘记以前对笼子这一类物品厌恶的情绪，而是沉浸在拥有一只与众不同、价值不菲的巨嘴鸟的喜悦（777-778）。

在当代都市环境中，野生动物的圈养现象日益普遍化。人们出于对自然界的向往以及对异域生物的好奇心，将野生动物纳入家庭生活范畴。然而，这种做法往往未能充分考虑动物的生物特性和需求，导致它们在有限的空间内无法展现其本能行为，甚至出现焦虑、抑郁等不良心理状态。正如诗作中所描绘的犀鸟，在笼中不安与渴望，实际上反映了对自由的本能追求；对于叙述者而言，连续的雨天限制了叙述者的活动范围，使其被困于室内，无法外出寻找创作灵感，与犀鸟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共鸣，两者都在渴望着某种形式的释放和自由。叙述者的喊叫和犀鸟的歌声，都是他们对自由的呼唤，对束缚的抗议。

3 驯化：家养动物的隐性暴力

除了被物理上的笼子困住的野生动物以外，家养动物则是处于空间更大的笼子——家中，看似自由实则也是受到无形的约束。对家养动物的暴力如同家庭暴力，是更为隐蔽的一种暴力形式。比如爱伦·坡的《黑猫》中叙述者三番五次残害黑猫，黑猫却没有因此逃跑，直到其惨遭杀害。动物一贯遵循着生存本能，趋利避害，哪怕说黑猫恋家，也不会面对巨大的暴力时不选择逃跑。这两只黑猫都是被人类驯化后成为了人类内心阴影的牺牲品。

家养动物意味着更多责任和道德。Clare Palmer 在 *Animal Ethics in Context* 里面谈到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之间的道义上的区别，基于这两点，认为家养动物的境遇从伦理层面更需要关注，而我们与野生动物相处则更需要保持一定距离，不接触以防过多的人为干涉。

家养动物更进一步的是伴侣物种，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在 *The Companion Species Manifesto: Dogs, People, and Significant Otherness* 一书中认为，人与狗之间的关系是共生的，这种关系不仅仅是生物学上的共存，还包括了深层的情感和文化联系。她用“伴侣物种”来描述这种关系，强调了人与狗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共同进化（Haraway 24-25）。

毕晓普在“*The Last Animal*”里面提到的那对绝食而亡的动物是猫类。而且在毕晓普的书信中中提到她从小被教导写家里人和猫猫狗狗的名字。从种种细节可以看出，毕晓普对这些家养动物一向怀有深厚的情感。

在这首“*Lullaby for the Cat*”诗中，*Minnow* 是毕晓普家里猫的名字，这首诗模仿了摇篮曲的形式，以 *Minnow* 为开头的三段式重复，非常温情。诗句中“*Not a kitten shall*

be drowned / In the Marxist State.” 叙述者认为共产主义国家不会出现把小猫淹死这种现象，共产主义是叙述者为小猫编织的一场美梦，劝其快快入睡，进入这梦乡，许诺为其带来幸福。

这首诗写于1937年，毕晓普本人亲身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的“左”倾思潮，研读过马克思主义著作，并在晚年声称当时“在政治方面，我觉得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顾晓辉，108）。诗歌中特意将事件的首字母大写，强调某种翻天覆地的大事，可以看出毕晓普对弱者和动物的处境改变的方式是投身共产主义理想。为什么共产主义会成为动物的天堂呢？或者说动物在资本主义社会下遭遇了什么？我们在关注被压迫者的历史时，总是会忽略了动物也是受到资本压迫更深的群体。

4 干预：灭绝阴影下的伦理抉择

自20世纪始，尤其是二战后，随着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持续降低及环保运动的风起云涌，动物保护逐渐成为环保运动的焦点。实验室动物伦理，动物福利，动物权利等等话题成为热门。1973年4月5日，彼得·辛格在《纽约书评》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动物解放”思想，力图将动物权利与妇女、黑人等少数群体权利的解放运动联系起来^[1]。在《动物解放》中，彼得·辛格明确指出，动物解放其实也是人类解放。不久美国便兴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动物权利运动。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物种灭绝议题，动物的生存危机，逐渐成为某些诗人关注的焦点，比如W.S. 默温（W. S. Merwin）、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等等。一向关注动物议题的毕晓普也试图用诗歌的方式唤起读者的良知。美国伦理学家丹尼尔·埃斯特（Daniel Engster）指出，动物关怀伦理中的美德包括关注、回应、尊重等美德元素，毕晓普正是用诗歌关注着奄奄一息，比边缘群体更为弱势的动物们^[4]。其中颇具盛名的是《狃狃》，通过描写燃放火气球对动物的影响，表达对人类和自然关系的深刻哲思。诗中人们会向高空燃放火气球，几乎每夜都有，毕晓普曾在写给安妮·鲍曼的信中提到：“火球应该是非法的，但还是有人燃放[……]很漂亮……”。一边是火气球升空而又落下，宛若斗转星移的天空，一边是仓皇逃跑，丧失家园和性命的动物，为我们上演着一场异常残酷的灯火秀。诗中，一对猫头鹰因为像蛋一样的火气球烧毁了自己的爱巢，被迫忍受烫伤的痛苦，身着火花闪闪发光的狃狃狼狈地离开现场和被点燃的幼兔痛苦死去。在整场事件中，人类为了“更为崇高”的价值观和美感，牺牲了动物的生存需求，动物始终处于被动

的，被残害的状态。

动物关怀伦理要求我们做到“关注”“回应”和“尊重”：“关注”意味着移情并更好地关怀动物的需求；“回应”意味着通过与动物的对话来查明动物的具体需求，并用我们的关怀对这些需求给予回应。“尊重”意味着不降低动物的地位，并承认动物的能力与价值。（Raymond 23）《狃狃》中的叙述者通过“we saw”这一动作，邀请读者将目光转向美丽崇高背后的牺牲品。“So soft —a handful of intangible ash / with fixed, ignited eyes.” 叙述者试图用触觉和视觉将读者的注意聚焦在死去的幼兔的眼上，这双眼似乎是倒映了漫天的火光，又似乎自身在燃烧着熊熊怒火。诗以狃狃为题，更是点出了匍匐逃离的狃狃是动物低下地位的具象和典型。高空燃放火气球这一事件深刻反映出人类将世界当作有待挖掘的资源库和实现美学和理念的玩具厂，没有想到世界是有待照料、关心、收获和爱护的大花园^[5]。诗歌的末尾，诗人用斜体和名词并列的方式，表示这种“mimicry”实际上是动物的“cry”点出了整首诗的主旨。

5 结语

如果细心观察毕肖普出版的诗集，我们不仅能发现她以地理学话语圈定的一个显性的诗学视阈，还会窥见以动物作为背景或主题的诗所埋藏的一条隐性线索。这些诗篇共同展现了毕肖普对动物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注，无论是被囚禁的动物，还是被圈养的动物，抑或者那些遭受残害，奄奄一息的动物，而这种关切也是一种力量，呼吁着读者共同注视，回应和最终能够做到尊重动物。在“Lullaby for the Cat”中，毕晓普将马克思主义的实现隐晦为事件，与齐泽克的事件哲学进行了隔时空的共振。我将其作为这章的标题，如同毕晓普对Minnow许诺事件一定会来临一样，希望每一次的阅读和重读毕晓普的动物诗都能如同事件一般重新解构和重构对动物的认识和价值，重新认识人究竟如何才能和动物和谐相处，共享家园。

参考文献

- [1] Bishop, Elizabeth. *The Complete Poems, 1927-1979*.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83.
- [2] Haraway, Donna. *When Species Meet*. U of Minnesota P, 2007.
- [3] [美] 辛格. 动物解放 [M]. 祖述宪, 译.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04: 6.
- [4] 张敏, 严火其. 从动物福利、动物权利到动物关怀——美国动物福利观念的演变研究 [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8, 34 (09): 63-68.
- [5] 顾晓辉. “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伊丽莎白·毕晓普早期创作中的左倾立场研究 [J]. 外语教学, 2023, 44(01).